

敘述與阻延：

《拍案驚奇》敘事研究

■ 黎活仁

作者簡介：黎活仁（Wood Yan LAI），男，廣東番禺人。京都大學修士，香港大學哲學博士。現任教香港大學中文學院。著有《盧卡契對中國文學的影響》（1996）、《林語堂癡弦簡嬪筆下的男性和女性》（1998）等。

論文題要：什克洛夫斯基（Viktor Shklovsky, 1893-1984）在討論重複之時，提及阻延的概念，小說的重複，目的是使情節向前發展，但如果情節向前發展太快，則又要想辦法讓小說不要那麼快結束，這時的「重複」又起了「阻延」（deceleration）的作用。據什克洛夫斯基的總結，常見的「阻延」有以下幾種：1）．姍姍來遲的救援；2）．解決難題；3）．走彎路；4）．搶劫俘虜人質；5）．相認；6）．穿插（framing），如《一千零一夜》（*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*）；7）．悲劇的「反轉」等。用這一概念研究《拍案驚奇》，得以全新評價其中敘事特點和意義，《拍案驚奇》的一些例子，又可以給什氏的概念作一補充，使「阻延」的詩學得以完善。

關鍵詞（中文）： 什克洛夫斯基（Viktor Shklovsky） 俄國形式主義 阻延（deceleration） 《拍案驚奇》 明清小說 預敘（anticipation）

一引言

本文擬以什克洛夫斯基（Viktor Shklovsky, 1893-1984）的「阻延」理論，對《拍案驚奇》作一分析。什克洛夫斯基討論重複之時，提及阻延的概念，小說的重複，目的是使情節向前發展，但如果情節向前發展太快，則又要想辦法讓小說不要那麼快結束，這時的「重複」又起了「阻延」（deceleration）的作用。據什克洛夫斯基的總結，常見的「阻延」有以下幾種：1）．姍姍來遲的救援；2）．解決難題；3）．走彎路；4）．搶劫俘虜人質；5）．相認；6）．穿插（framing），如《一千零一夜》（*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*）；7）．悲劇的「反轉」等¹。

¹稿是「社會變遷與人文書寫：文化場域中的話語流動」（國立中興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08年研究計畫成果，謹此致以萬分謝意！

什克洛夫斯基（Viktor Shklovsky, 1893-1984），〈情節編構手法與一般風格手法的聯繫〉（“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ces of Plot Construction and General Devices of Styl

二人物描寫

俄國形式主義的重點在行動，小說中有沒有人物是不重要的，不過，為方便分類，以下還是把與人物有關的特點集中在一起。

1. 長期失散的父子母子兄弟夫妻相認

相認是父親認出兒子，姐姐認出弟弟，或者在殺害之前認出而救回，或在對手死後才知道有血緣關係，俄狄蒲斯（Oedipus）殺父娶母的故事，可為代表²。

（一）因為兩人相貌相似，父女夫妻相認又誤認

父母與失蹤兩年女兒相認，但夫婿卻說並不是真妻子，因為長相一模一樣，最後才找到走丟的真女兒/妻子，事已相隔兩年。相認中設置障礙，出現誤認，在「阻延」的情節而言，有開創意義，別具匠心。

因為「容貌廝像」而造成相認/誤認的故事，是為特點。話說徽州殷商姚氏，女名滴珠，年方十六，嫁潘甲，公婆甚是狠戾，滴珠思回娘家，趁船時遇人口犯子汪錫，汪錫把滴珠收藏於家中，把她介紹給家財百萬的吳大郎，吳大郎好風月，與滴珠共渡魚水的歡。且說姚潘兩家走失人口，不睦，分別告官。姚家親戚周少溪在浙江衢州花街遇一娼婦，樣貌與滴珠無異，潘家因遣其子乙去贖身，原來與滴珠貌相若的妓女名鄭月娥，月娥本良家女，在姜秀才家為妾，不為大娘所容，姜秀才貪利忘義，把她賣到窩子，日夕遭受拷打，正思脫身，以滴珠無音訊，遂與潘乙合計，默認是他的妹子，太守判龜婆買良為娼應得罪名，月娥怨氣泄盡，隨潘乙回鄉，與「爹娘」相認，老人家「分毫不疑」，只是潘甲又來報官，說領回去的不是真妻子，「不要說日常夫妻間私語一句也不對，至於肌體隱微，有好些不同。小人心下自明白，怎好與老爺說得？」（43），知縣後來訪尋到滴珠的下落，真假滴珠，「同在縣堂，真個一般無二。知縣莫辨，因令潘甲自認。」（44）滴珠「心上有吳大郎」，並不道出姓名，吳得以脫罪，汪甲杖斃，潘乙判充軍，月娥願隨行同甘共苦，遇赦還鄉，成為夫婦。

e”)，《散文理論》（*The Theory of Prose*），劉宗次譯（南昌：百花文藝出版社，1994）61；Viktor Shklovsky, “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vices of Plot Construction and General Devices of Style,” *Theory of Prose*, trans. Benjamin Sher (Elmwood Park, IL: Dalkey Archive Press, 1990) 44.

²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5；Shklovsky, “Plot Construction” 39.

這個故事多談風月，譬如吳大郎是個「歡場接討使」，滴珠欲拒還迎，以羅蘭巴特（Roland Barthes, 1915-80）語言出之，是極樂的文本（text of bliss），對滿足「偷窺癖」、「窺淫癖」或「男性凝視」（male gaze）³，都屬於使文本商品化的策略，男歡女愛的書寫，是《三言二拍》的特色，討論者亦屬不少。

滴珠嘆了一口氣，縮做一團。被吳大郎甜言媚語，輕輕款款，板將過來，騰的跨上去，滴珠顛篤篤的承受了。高高下下，往往來來，弄得滴珠渾身快暢，遍體酥麻。原來滴珠雖然嫁了丈夫兩月，那是不在行的新郎，不曾得知這樣趣味。吳大郎風月場中接討使，被窩裡事多曾佔過先頭的。溫柔軟款，自不必說。滴珠只恨相見之晚。兩個千恩萬愛，過了一夜。（36）

據程海燕的統計，《拍案驚奇》的通奸小說有17篇⁴，而《三言二拍》共有49篇，明顯經濟條件較差，只有兩篇，滴珠故事是其一⁵，有夫之婦的奸情，結局都較可悲，包括：1）被休（2例）；2）嫁賣（1例）；3）被殺（3例）；4）羞愧自殺或病死（4例）；5）奸夫死而不能繼續奸情（2例）；6）與奸夫結婚（4例）；7）私奔（1例）；8）繼續與本夫生活（3例）；滴珠故事屬這一類⁶，如果滴珠有自主能力，一定選擇與奸夫結婚，因為公婆待她不好，小丈夫又不解風情。

又據何佳的統計：《拍案驚奇》的公案小說，有關私情的2篇（卷10，29）；奸情的4篇（卷2，6，17，26）；家庭糾紛的1篇（卷20）；謀財的（5篇）；滴珠故事所屬奸情公案，在《三言二拍》達11篇⁷。

（二）老父與原以為已死去的女兒相認

元時色目人宣徽擇「帖木兒不花」公子「拜住」為婿，可是拜住父因事下獄，家破人亡，佳婿遭岳母悔婚，「速哥失里」不同意另選婆家，自縊於花轎之中。拜

3 丹尼·卡瓦拉羅（Dani Cavallaro），〈凝視〉，《文化理論關鍵詞》（*Critical and Culture Theory*），張衛東·張生·趙順宏等譯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6）139-49；Jeremy Hawthorn, "Theories of the Gaze," *Literary Theory and Criticism*, ed. Patricia Waugh (Oxford: Oxford UP, 2006) 508-18.

4 程海燕，〈《三言二拍》中的奸情故事與婚姻秩序〉，碩士論文，華中師範大學，2007，11-13。

5 程海燕 14。

6 程海燕 27-30。

7 何佳，〈三言二拍中的明代公案小說〉，碩士論文，湘潭大學，2007，11-12。

住往停柩的寺廟拜祭，「速哥失里」忽然復活，恐長輩干預，兩人避居上都。年餘，宣徽做了開平尹，徵書記一名，有人薦拜住，遂得相見，父女亦因此相認。

「速哥失里」猶著殮時之物，宣徽疑屈死者作祟，後來查明真相，才信是宿世前緣。（141-48）。這一則基本上是父女相認，再添加其他的情節。

（三）吃飯時憑味覺判別亡妻似仍在人世

宋時王從事搬家，驕夫欺生，把王夫人拐賣，王從事五年後往衢州當教授，到縣宰衙中飲宴，覺得驚的烹調味道與亡妻手藝近似，詢問之後，果然，這個相認的故事特點是太太已改嫁。原來王夫人被賣與縣宰為妾，縣宰讓兩夫妻破鏡重圓。

（卷27, 445-47）什克洛夫斯基提及莫泊桑（Guy de Maupassant, 1850-93）短篇〈歸來〉（“The Return”）的丈夫遭到海難，歸來後發現妻子已改嫁，兩個丈夫一起喝酒⁸，情節與此相似。

內容是夫妻相認，不是樣貌不能分辨，而是妻子不知所蹤，靠味覺發現她的存在，這是匠心所在。下一則是透過認出妻子的書法，得知仍然生存。

（四）夫憑妻子的書法得以相認

崔俊臣以父蔭補溫州永嘉縣尉，與妻子坐船赴任，為盜所乘，俊臣懂水性，亂中遁去，賊本要王夫人做媳婦，故留活口，王夫人後趁群盜喝醉逃走，到尼姑庵出家，法號慧圓，一日有人拿一幅畫捐作慈善用途，慧圓認得是丈夫舊藏，打聽船家姓名，正正是前雇船戶顧姓人氏，原名阿秀，即顧阿秀。慧圓在上邊題了一首詩，為御史大夫高維麟購去，原來崔俊臣得救之後，隱居年餘，無以為計，只好賣書法為生，字為高維麟賞識，禮聘為塾師，得睹高氏所購慧圓的字畫，知道妻子仍在生，高氏於是居中調查，半年後，監察御史薛溥化到任，為俊臣出頭，逮捕群盜，夫妻得以相認（卷27, 447-60）。

這個故事的特徵有打劫（屬謀財公案⁹）劫持人質相認改變身分（妻子出家，法號慧圓），值得一提的是：俊臣是個浮水好手，以巴什拉（Gaston Bachelard, 1884- 1962）的言說，就是一個有「游泳情結」的人¹⁰，中國文學之中，除了《水滸傳》的浪裡白條之外，很少寫善於水性的人。

⁸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31; Shklovsky, “Plot Construction” 20.

⁹ 何佳, 11.

¹⁰ Gaston Bachelard, *Water and Dreams: An Essay on the Imagination of Matter*. trans. Edith R. Farrell (Dallas: Dallas Institute, 1988) 161, 英國詩中史文册 (A. C. Swinburne, 1837-1909) 可為游泳情結的代表。

(五) 背出合同，得以與岳父相認

歲遇凶年，劉天祥攜妻與三歲孩子遠走山西潞州，臨行前與親弟友好李社長訂合同，各執一分，天祥夫婦到潞州染病身亡，三歲孩子安住，為富戶張員外視同骨肉，長至十八歲，才知身世，回鄉尋根之時，天禮妻想把家產盡與女婿，把安住的合同騙去，安住因能背誦合同內容，李社長履行指腹為婚的諾言，接納安住為女婿，決定狀告開封府包龍圖（包拯，999-1062），包公設計賺出合同，結局是安住與社長女兒擇吉成親。（卷34, 559-72）

這也是公案小說，內容是孩子與叔叔相認，中間涉及財產承繼，不為嫂嫂所容，從中阻撓，導致延緩。孩子還與有指腹為婚的未來岳父相認，於是又擴大到父母子女以外的親屬。

(六) 幼年出家一度失蹤，成親後與母親相認

楊氏女貌美如花，母親以其體弱，送尼姑庵出家靜養，法號靜觀，庵中女尼凡心未了，常與香客眉來眼去，有秀才聞人嘉，準備趁船前往鄉試，與靜觀在舟中結魚水之歡，為免誤了科舉前程，聞人嘉避居靜觀親友道場，後來高中，與靜觀共偕連理，回去拜望高堂，靜觀母與女兒失去聯絡有日，而女兒又留了頭長髮，端祥良久，方能相認。內容插入聞人與楊氏及眾女尼淫亂事。（卷35, 577-595）

人物的身分因為出家而改變，一分為二，變了又變，母親因此認不出回復俗家打扮的女兒。這個故事的重點似乎是寫尼姑庵¹¹的淫亂，胡以富論佛教和《三言二拍》的論文頗為詳細，但於凌濛初的道德意識評議，覺得可從另一角度看：

凌濛初對犯戒尼姑的態度，比馮夢龍過之而無不及，《二拍》中對各類犯戒僧尼的描寫，比《三言》的數量更多。凌濛初對犯戒尼姑的態度，在《初刻拍案驚奇》卷六《酒下酒趙尼迷花·機中機賈秀才報怨》中有最具體的表露「詩曰色中餓鬼是僧家，尼扮蒜來不較差。況是能通閨閣內，但教著手便勾叉。……其間一種最狠的，又是尼姑。他借著佛天為由，庵院為囿，可以引得內眷來燒香，可以引得子弟來遊耍。見男人問訊稱呼，禮數毫不異僧家，接對無妨。到內室念佛看經，體格終須是婦女，交搭更便。從來馬泊六撮合山，十樁事到有九樁是尼姑做成尼庵私會的。」¹²

11 劉翊群，〈《三言二拍》佛道人物形象研究〉，碩士論文，台灣大學，2004，第5章對尼姑庵的女性空間有比較詳細的討論，141-84。

12 胡以富，〈佛教和《三言二拍》〉，碩士論文，華東師範大學，2008，103。

牀第之間的事屬於「不應敘述事件」(the antinarratable)，「不應敘述事件」「往往違反社會常規或禁忌，因而不被敘述，這屬於『不要求敘述的』『不可敘述事件』，倘若講述出來反倒會讓人們說『這不需要講嘛』。」¹³色情、暴力、殘忍的行為屬之，但《拍案驚奇》卻描寫當時社會的禁忌，例如靜觀與聞人嘉在船上初試雲雨情，頗為露骨，〈屈突仲任殘酷殺生〉章節寫虐待禽畜的行為(卷37, 631-32)，以現代法律觀念，也覺得不妥，因此，凌濛初的道德言說，屬「不可靠敘述」。

靜觀故事出現女扮男裝和男扮女裝的橋段，一般《三言二拍》易裝論述，重點在謝小娥為父親和丈夫報仇的俠義行為¹⁴，高寺東〈明清小說中女扮男裝現象研究〉把特點總結為：1)．自主擇婿的需要，如《玉嬌梨》，是為更直接向所傾慕才子表白心跡；2)．逃婚；3)．在男性中心社會一展所長；4)．學習和經商的需要，學習方面如祝英台故事；5)．復仇的需要¹⁵。

靜觀穿上男裝，是便於打道回尼庵，在船上遇到心儀的聞人嘉，兩者都是男人，睡覺自不必忌諱，聞人偶觸及靜觀，覺得胸部有異於男性，終因近水樓台，對方不拒還迎，成就了一段露骨的「不應敘述事件」。故事看下去則更為清晰，聞人與靜觀退隱之後，有孀居婦人，攜小和尚來到要求把他剃度為尼，庵中姐妹亦得分享，以靜觀已失蹤，小和尚於是改名靜觀以替代，神不知，鬼不覺，以便胡天胡帝。故知易裝實以方便淫亂。

(六) 子幼年賣與別人，長大後相遇，子以富欺負窮爸爸，後來才得以相認

秀才周榮祖衣食無計，把七歲孩子賣與財主賈氏，易名賈長壽，十年後，路上為與陌生人錢舍所欺，錢舍不知對方是分別多時的父親，起而口角，繼而動武，及後訪得賈家，與親兒長壽相會，才知來人卻是錢舍，長壽心存欠疚，以刻有「周奉」的銀子送父母陪罪，周氏祖公名奉，故銀子乃周家舊物，為財主賈氏所盜，以致陷於赤貧，於是真相大白。(卷35, 601-14)

內容有點像俄狄浦斯故事，俄狄浦斯為父棄養，長大後路遇父親，因不知就裡，爭執間把父親殺死。後者的特徵是弑父，合乎阿里斯多德《詩學》的原理，詳後所說。

¹³ 羅賓·R.沃霍爾(Robyn R. Warhol)，〈新敘事:現實主義小說和當代電影怎樣表達不可敘述之〉(“Neonarrative; or, How to Render the Unnarratable in Realist Fiction and Contemporary Film”)，詹姆斯·費倫(James Phelan)、彼得·J.拉比諾維茨(Peter J. Rabinowitz)，《當代敘事理論指南》(A Companion to Narrative Theory)，申丹等譯(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 2007) 246。

¹⁴ 高寺東，〈明清小說中女扮男裝現象研究〉，碩士論文，山東大學，2007，20，27。

¹⁵ 高寺東 22-27。

這個故事的人物因易名，故也有一分為二的特點，身份一分為二，利於展開另一線的情節，即錢舍由窮人搖身一變為富家子弟。

(七) 妻子把己懷孕的妾賣掉，十五·六年後藉算命玄機得以相認

元朝時都下巨富李總管，年四十時，妻子把有孕的婢賣掉，到五十而膝下猶虛，算命先生說當有一子，時座中問命的千戶，南陽人，十五·六年前在都下買一婢，已有身，後生一子，時間頗吻合，遂邀相見，果然，「天性感通，自然識認」，父子抱頭痛哭。（卷38, 641-42）

內容是因為因女人（妻子）的嫉妬而造成骨肉分離。下面一則是因為女婿和妻子的嫉妬而造成同樣的父子相認情節。

(八) 四重奏的相認故事

元朝人劉從善，60無子，只有女兒引姐，27歲，贅婿張郎為人貪念，引姐又有點女兒見識，怕家產給了堂弟引孫，為保留父系血脈，背著母親夫婿，勸已有身孕的父親妾侍小梅避居朋友家，佯稱私自逃走，小梅後來生下兒子，到三歲時，才與父親想認。（卷38, 634-55）

2. 不能有順遂的愛情

什克洛夫斯基就說過，主人公不能一見鍾情，馬上結婚，「例如甲愛乙，而乙不愛甲，當乙愛上甲時，甲卻已經不愛乙了」¹⁶。托馬舍夫斯基（Boris Tomashevsky, 1890-1957）〈主題〉（“Thematics”）也說過：「男主人公愛女主人公，但女主人公卻愛男主人公的情敵」，增加內容的複雜程度¹⁷。

(一) 巫婆預言新郎另有其人

弘農縣尹李氏女，許配盧生，「當時有一個女巫，專能說未來事體，頗有應

¹⁶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故事和小說的結構〉（“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ort Story and of the Novel”），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》，方珊等譯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9）12。

¹⁷ 托馬舍夫斯基（Boris Tomashevsky, 1890-1957），〈主題〉（“Thematics”），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》111-12；中譯和英譯都有刪節，英譯刪節了內文所引的這一部分，參Boris Tomashevsky, “Thematics,” *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: Four Essays*, trans. Lee T. Lemon and Marion J. Reis (Lincoln: U of Nebraska P, 1965) 61-98.

驗」(75)，女巫說應該在當天出嫁配偶不是盧生。原來盧生揭開頭巾，看到「新人兩眼通紅，大如朱盞，牙長數寸，爆出口外兩邊。那裡是個人形？與殿壁所畫夜叉無二。(77)」驚慌中遁去。賓客中有鄭生，郎才女貌，亦屬璧合，即令拜堂成親，果如巫言。(卷5)梁之〈《三言》·《二拍》中的讖應現象研究〉把這故事繫於「簽詞乩語」一類¹⁸。

(二) 女的因為父母阻撓，幾死，終成眷屬

劉氏子，少年任俠，好騎射弄劍，欲聘隣人王氏女，王家以其人不務實，恐誤女兒終身大事，不答應。劉氏子一日喝得大醉，在墓地檢得一物，心想拿回去嚇唬一下膽小的同黨，抵家之後，才知道是一具女屍，脂粉新施，形貌甚美，細看下原來是昔日戀慕的王女，乃與共寢，至四鼓，死屍得生人之氣，復活過來，原來王女當天正待上轎出嫁，忽心臟病發，未及殯殮。王女以曾與劉生共寢，再難嫁人，央父母作主，共偕連理。(卷9)

元時色目人「帖木兒不花」公子「拜住」，一日經過宣徽院使的後園，為作韃鞬之戲的絕色女子所吸引，央母親作媒，宣徽正要擇婿，認為拜住條件十分合適，首先試之以作詞，拜住一揮即就，議決以三夫人女「速哥失里」許配之，「速哥失里」乃當日作韃鞬之戲中最為美麗的一位。可是好事多磨，拜住不久因父親下獄，家破人亡，三夫人悔婚，「速哥失里」自縊於花轎之中。拜住知「速哥失里」停柩於清安寺，前去拜祭一番，其時「速哥失里」忽然復活，恐防長輩干預，兩人避居上都。(卷9, 141-48)

以上兩故事都有「戀屍癖」的特徵，譬如死·墓·殯·儀·劉氏子甚至與女屍共寢。弗洛姆(Erich Fromm, 1900-1980)的《人論》(*The Heart of Man*)把弗洛伊德的「生存本能」和「死亡本能」，跟他的「戀屍癖」(necrophilia)和「戀生癖」理論作一比附。弗洛姆說他1961年開始進行這方面研究。後來在《破壞性的剖析》(*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*)一書對《人心》那一章的說明作了補充¹⁹。戀屍癖顧名思義，是對渴望佔有一具女屍，進行性行為²⁰，甚至有吃屍體的欲望²¹；其次是對死亡·屍體·腐爛的東西·排泄物特別感興趣，喜歡談論疾病和葬禮²²。劉氏子與王女屍體共寢，最為特徵。

18 梁之，〈《三言》·《二拍》中的讖應現象研究〉，碩士論文，暨南大學 2007, 46。

19 弗洛姆，《破壞性的剖析》(*The Anatomy of Human Destructiveness*)，孟祥森譯(台北：水牛圖書出版事業有限公司，1994)。

20 弗洛姆，《人心》(*The Heart of Man. Its Genius for Good and Evil*)，孫月才·張燕譯(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9) 27。

21 弗洛姆，《人心》 28。

(三) 未能門當戶對，受岳父阻撓，後終成眷屬

韓師愈有才學，年過二十九，尚未娶妻，請媒婆代找合適女子，得前許秀才孀居夫人首肯，招為佳婿，條件是要有功名，但師愈因主考不公，姻緣告吹。朝奉金聲因流傳點繡女，急欲為女兒找戶人家，師愈以貧窮，恐有變故，倩人立約見證，不想選繡女事一過，金朝奉馬上反悔，想把女兒許配給朝奉程元，以兩家曾有婚約為口實，狀到官府，謀解除婚約，太守英明，盤問供詞，知並非事實，師愈仍討金家女為妻。後師愈得太守舉薦，春秋兩闈，聯登甲第，金朝奉悔不當初。（卷10，151-165）。

這一故事應該是才子佳人小說的一種，《平山冷燕》、《玉嬌梨》、《好逑傳》一類才子佳人小說特點是「才子多出自寒門，家世貧賤，但都才高八斗、學富五車、風流倜儻。憑藉著天資聰穎，……。小說中的才子們往往不考則已，一考驚人，要麼是狀元，要麼是榜眼探花，幾乎沒有一個不及第的。」²³韓師愈故事只多了一點波折。另一方面，又屬公案小說。

3. 「親屬關係」與「梯形結構」

人物常以「親屬關係」（kinship motif²⁴）出現，如兄弟姐妹，逐一出場，加以介紹，如拾級而登，是什克洛夫斯基稱為「梯形結構」（staircase construction）的一種²⁵。

(一) 滴珠故事的六元對立

前述滴珠相認的故事，涉及父母與女兒·丈夫的妻子·兄與妹的關係，還加入一個妓女，後成為嫂嫂的月娥，形成六元對立。（卷2，26-45）

22 弗洛姆，《人心》 27。

23 傅志勇（1976- ），李精耕（1967- ），〈才子佳人小说悲剧美的缺失〉，《柳州师专学报》22.1（2007）：19。

24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結構〉 23；Shklovsky，“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ort Story and of the Novel”，*Theory of Prose* 64.

25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結構〉 12；Shklovsky，“Construction ” 52.

(三) 親屬擴大至未來岳父

前述劉天祥子安住攜父母骸骨認祖歸宗，與叔叔相認，中間涉及財產承繼，不為嫂嫂所容，從中阻撓，導致延緩。孩子還與有指腹為婚的未來岳父相認。於是人物從叔叔又擴大到父母子女以外的親屬——岳父。（卷34, 559-72）

4. 內親相弑殺或亂倫

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, 約前384-前322）《詩學》（*The Poetics*）第14章，認為仇人殺仇人，不會引起讀者的憐憫，充其量是叫人難受而已，只有親族間發生苦難，才是詩人所追求的，譬如父與子·母與子·兄與弟在不知道的情況相殺，或兄妹亂倫，都引起震撼²⁶。亞里士多德說親人之間發生苦難，有3種情況：1）．在不知情的狀況下殺了對方（什克洛夫斯基加上「亂倫」這一情節）；2）．在知曉的情況下下毒手；3）．知曉但仍企圖殺害，卻沒有採取行動，這一表現最糟²⁷。

1. 子弑父

趙六老一生為兒子趙聰張羅，娶妻·供書教學·樣樣十足，不想兒子不孝，沒有反哺之心，母死也不屑一顧，不出錢殮葬，趙六老終一貧如洗，一天晚上趙聰聽到有聲響，以為有賊，手起刀落，把頭劈成兩半，仔細看清楚，原來是老父。趙聰不孝，路人皆知，知縣重責四十，不到半月，一家病死，官府沒收趙聰家財，部分代償還債務，其餘充公。（卷13, 203-14）依亞里士多德之論，這個故事最可取，但依愚見，實質平平無奇。

2. 母為與道士偷情而告兒子不孝

母親企圖把兒子弄死的故事有一個。孀婦吳氏，美姿容，三十守寡，與西山觀道士黃妙脩因超度亡夫法事相識，共結魚水之歡，兒子劉達生漸懂人事後，為巷里取笑，以有礙清聽，多番對母親的不倫行為加以阻撓，一日吳氏為偷情，思欲支開達生，而自行逕往道觀幽會，不想達生沒有如母指示給父親上墓，也到了道觀，母親於是以「不

²⁶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61；Shklovsky, “Plot Construction” 44；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, 約前384-前322），《詩學》（*The Poetics*），陳中梅譯注，第2版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96）105-06。

²⁷ 亞里士多德 106。

上墓」為由告官，「不上墓」是為不孝，當可判杖斃，而達生甘願受死，幸得府尹明察，黃妙脩不勝杖刑，當庭畢命，兩個與吳氏有染的小道童也遭送回俗家父母，吳氏受驚，憂鬱成疾，不久死去。（卷17, 261-87）

以上兩者，都是公案小說。後者是奸情公案小說。

6. 人物被挾持

人物被挾持，成為小說常見的情節。薄伽丘（Giovanni Boccaccio, 1313-75）《十日談》（*The Decameron*）第2天的第7個故事，講述一個巴比倫蘇丹把女兒嫁給德·加波國王（King of El Gharb），結果前後4年，落入8個男人手中，其中幾度為強盜所獲，終於抵達目的地，嫁給德·加波國王²⁸。

1. 販賣人口為「拐子」

販賣人口的故事有幾個：

（一）滴珠偷走回娘家，在船上遭人販挾持

前述姚滴珠故事，滴珠婚後不如意，思欲歸寧，遭人口犯子禁錮，用她來引誘家財百萬的吳大郎，從中取利。二年後破案，滴珠重歸潘甲。（卷2, 26-45）

（二）猛虎把新娘帶走

唐時吏部尚書張鎬，二小姐名曰德容，而僕射裴冕，有子曰越客，曾任藍田尉，正所謂門當戶對，兩家同意讓這對年輕人成親。李知微看過八字和婚期，批道「此命喜事不在今年，亦不在此方。」（79）其後，張鎬果然因事貶為辰州司戶，裴家驚訝於李知微之精妙，如是據批示，即三月三日往辰州成親。裴客雇了大船，裝滿輜重，一日行不上百來里，眼看誤了佳期。張家花園忽然出現猛虎，把德容擄去，送到越客船上，張家得到消息，趕往主持婚禮，方悟李知微的神妙。（卷8, 77-86）

（三）威迫離家出走女性為婚

宋朝王姓公子，到都下會試，見一小宅前有女子徘徊，以當時風俗，女子在三更時分外出，有損道德名節，王生戀慕美色，威脅彼此能得以見面，亦屬有緣，否

²⁸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4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38.

則報官，女從之，原來女子姓曹，父早喪，母要把她許配給人，但曹女心有所屬，本相約私奔，而男友未如約而至，王生會試過後沒考上，而與曹氏之事，為父所知，盤川用盡，鴛侶不得已暫別，曹女在京中守候多時，南下訪尋王生，途中奶娘病死，揚州大光棍出資葬了老媽，卻把她賣落娼家，改名蘇媛。王生本隨父到福建上任，回浙途中經揚州，揚州司理乃王生鄉舉同門，曹氏在席間倍酒，因得以重逢。曹脫藉後，與王生再續前緣，有子，官至尚書。（卷12, 186-90）

（四）陸蕙娘智脫圈套

陸蕙娘不幸掉進拐子張溜兒圈套，其中經過並未交代，張要求陸以色誘男子，迎娶翌日，即以奸騙良家婦女為由，連人帶行李搶去，客人怕吃官司，只得忍聲吞氣，陸氏見沈燦若一表人才，願託終身，沈燦若感陸氏不棄，連夜遠遁，後來金榜題名，陸氏也做了知縣夫人。（卷16, 256-57）

（六）吃飯時憑味覺判別亡妻似仍在人世

前述宋時王從事搬家，轎夫把王妻拐賣，王從事五年後到衢州當教授，到縣宰衙中飲宴，覺得驚的烹調味道與亡妻手藝近似，詢問之後，果然，這個相認的故事特點是太太已改嫁。原來王夫人被賣與縣宰為妾，縣宰讓兩夫妻破鏡重圓。（卷27, 445-47）

7. 因應人物行動而形成兩至三條線

文字是線性的，故事的敘述，可一分二，變作兩條或以上的平衡的線發展，各線有不同的發展²⁹。

（一）滴珠失蹤之後，乃兄往尋親，第二條線

前述徽州殷商姚氏女名滴珠故事，二年後破案，滴珠重歸潘甲。中間插入滴珠乃兄姚乙尋妹故事，成為小說另一條線（39-45），比重幾乎一樣。（卷2）

²⁹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小說寫作秘訣〉（“Sherlock Holmes and the Mystery Story”），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》，扎娜·明茨·伊切爾諾夫編，王薇生編譯（鄭州：鄭州大學出版社，2005）189；Shklovsky, “Sherlock Holmes and the Mystery Story,” *Theory of Prose* 101.

(二) 劉從善故事分4線

前述元朝人劉從善故事，內容分4線，交纏而形成四重奏：

第1線：劉從善與妻子（張郎挑撥岳母與引孫的矛盾）

第2線：引姐與夫婿張郎（引姐怕夫婿妬忌小梅的孩子分掉家產）

第3線：堂弟引孫（獲劉從善厚待）

第4線：小梅與子（逃避張郎的暗算，子三歲與父相認）（卷38, 634-

55)

短篇小說多只有主人公為首的一條線，有副線的已不少，但形成四重奏的可能性不大，表示篇幅有一定的長度，內容也比較複雜。

(三) 劉敬弘的四重奏

劉弘敬，字元普，神諭要多積陰德，於是他收留了李遜遺孀和子春郎，又把冤獄致死的裴習後人作了妥善安排，其中春郎高中，任東宮侍講，太子即位，是為宋仁宗（趙禎，1010-63, 1023-63在位），弘敬以善行得到表揚：

	主人公	與其餘三線的關係
第1線	劉弘敬，妻王氏，姪王文用，因為讖說要多行仁義，於是做了很多好事。	1). 與李遜並不相識，卻收留其子，供養成材，李春郎後來高中，授東宮侍講； 2). 把裴習女許配給李春郎； 3). 太子繼位，是為仁宗，春郎為禮部尚書，向天子表揚弘敬。
第2線	李遜，妻張氏，子春郎，李臨終時託妻子帶一封信給劉弘敬，說劉會照顧他母子，信的內容是空白的；	1). 春郎妹，乃遺腹女，後為弘敬媳； 2). 春郎與裴習女結為夫婦； 3). 太子繼位，是為仁宗，春郎為禮部尚書，向天子表揚弘敬。
第3線	裴習年五十，女蘭蓀，裴厚待囚徒，不想囚徒越獄，裴為此牽連，死於京師，文用知蘭蓀賣身葬父，而弘敬以無子嗣，思欲納妾，故文用擬以蘭蓀玉成其事；	1). 蘭蓀賣身葬父，弘敬卻把她許配給春郎。
第4線：	宋真宗趙恒（968-1022，	1). 真宗要裴習上京聽審，裴死於獄

	997-1022在位)、宋仁宗 (卷20, 323-49)	中; 2). 仁宗因劉弘敬厚待宋春郎,仁義可嘉,大加彰顯表揚。又李遜,追贈禮部尚書,裴習,追復原官。
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4條線以婚姻為紐帶，如同四重奏。

8. 人物改變了身份

改變身分最常見的是墮落風塵，改了個「藝名」，或者出家，有了法號，又或者。例如：1) . 取「法號」：崔俊臣逃離盜巢之後，住在尼庵，法號「慧圓」（卷27）；楊氏女送尼庵數收養，法名「靜觀」（卷35）；2) . 賣身過繼而改姓或姓名：劉天祥子安住過繼張員外，改姓張（卷34）；周榮祖把孩子賣給賈長壽，易名賈長壽；賈長壽江湖行走時又用錢舍之名（卷35）。

三情節

1. 解決難題

什克洛夫斯基認為，解決難題有時是冒險小說的全部內容。解決難題是設定一個無法解脫的困境，通常是一個謎，可透過一種神秘物體·魔術·動物或現代驚險小說中的得力助手來協助解決，譬如借助蜜蜂從十二個面孔相似的人之中找出要訪尋的對象³⁰。與難題有關的情節，譬如選婿，小說中要男人為選婿而作自我表現，有作弄的成份，鬧新房也是，捉弄別人和鬧新婚可有可無，但起了阻延的效果：

(一) 選婿

元時色目人「帖木兒不花」公子「拜住」，一日經過宣徽院使的後園，為作韃鞬之戲的絕色女子所吸引，央母親作媒，宣徽正要擇婿，認為拜住條件十分合適，首先試之以作詞，拜住一揮即就，議決以三夫人女「速哥失里」許配之，「速哥失里」乃當日作韃鞬之戲中最為美麗的一位。（卷9, 141-48）。

這故事涉及民間故事選婿的「難題求婚」類型，「難題求婚」常與民族的居住環

³⁰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48-49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34.

境有關，譬如開荒伐木、射箭、摔跤等³¹，至於中國小說戲曲，比賽作詩是常見項目³²。這篇小說難題也是作詩：

徽相見已畢，看他丰神俊美，心裡已有幾分喜歡。但未知內蘊才學如何，思量試他，遂對拜住道：「足下喜看秋千，何不以此為題，賦《菩薩蠻》一調？老夫要請教則個。」拜住請筆硯出來，一揮而就。詞曰：「紅繩畫板柔荑指，東風燕子雙雙起。誇俊要爭高，更將裙繫牢。牙床和困睡，一任金釵墜。推枕起來遲，紗窗月上時。」（144）

(2) 以考取功名為選婿難題

韓師愈有才學，年過二十九，尚未娶妻，請媒婆代找合適女子，得前許秀才孀居夫人首肯，招為佳婿，條件要有功名，但師愈因主考不公，姻緣告吹³³。（卷10，151-65）

2. 走彎路

什克洛夫斯基認為冒險小說中的人物歷險的動機是有趣的，走彎路都是因為情節的要求引起的，依什氏意見，繞個大圈是沒道理的，都為了編故事的需要，譬如：1）凡爾納（Jules Verne, 1828-1905）《還鄉記》（*The Return Home*）的武術師們自北美取道加拿大、傑日尼奧夫海峽（Dezhnev）和西伯利亞回法國，是因為遺失了錢；2）另一部小說寫土耳其人凱利班（Keriban）橫跨博斯普魯士海峽（Bosporus），從這一邊走到對岸去，寧願繞黑海走彎路，因為他不願付幾分錢的關稅；3）馬克·吐溫（Mark Twain, 1835-1910）《哈克貝利費恩歷險記》（*The Adventure of Huckleberry Finn*）內容是為了協助一個黑人逃亡，於是想出種種不必要的新奇的主意，黑人湯姆也同意，並說他也不喜歡過度簡單，於是製訂一套難度較高的方法，結果，讀者發現黑奴其實已經解放，根本不存在要逃亡之事實³⁴。

31 伊藤清司（IT Seiji, 1924-）：〈難題求婚型故事、成人儀式與堯舜禪讓傳說〉，史有為譯，《神話—原型批評》，葉舒憲（1954-）選編（西安：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7）41-2。齊曉楓：〈中國傳統小說戲曲中的選婿模式〉，博士論文，香港大學，1998，92。

32 齊曉楓 167。

33 劉久順（1979-），〈從明清小說看文人的科舉情結〉，《中國文學研究》2（2005）105-09。

34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49-50；Shklovsky, “Plot Construction” 34。

(一) 在異地舉行婚禮

張德容與裴越客婚禮，門當戶對，裴客雇了大船，一日行不上百來里，眼看誤了佳期。張家花園忽然出現猛虎，把德容擄去，送到越客船上，張家得到消息，趕往主持婚禮。（卷5, 80-86）

(二) 淨土的玉虛洞尊者到凡間歷劫

佛教的淨土宗在唐代與禪宗仍然是不同宗派，但淨土宗的彌陀淨土，只要稱名念佛，即口念阿彌陀佛，到彌留之時，就有阿彌陀佛和觀音菩薩等西方三聖來迎，轉瞬間即可以在極遙遠的西方淨土化生。淨土的玉虛洞尊者到凡間歷劫，等於遶了一個生死的永遠回歸周期。玉虛洞尊者在凡間當了宰相，一天遣開親屬，跌坐禪床，得以神遊太虛，至金光洞，亭台樓閣，似曾到訪，南柯夢醒，明白己身是玉虛尊者轉世。（卷28, 463-74）

3. 打劫

什克洛夫斯基認為這種手法十分流行，但也有衰退的傾向；搶劫開始發生褪化，淪為次要的情節，只一筆交代過就算，現在通常見於兒童文學³⁵。《拍案驚奇》的盜賊故事非常多：

(一) 義盜

劉東山自誇功夫了得，其時「北京巡捕衙門裡當一個緝捕軍校的頭」，「弓馬熟嫻，發矢再無空落，人號他連珠箭。」「良鄉·鄆州一帶，盜賊出沒，白日劫人。」（50），劉思欲一展抱負，路遇一少年，「身才小巧」（53），卻使二十斤重的弓，劉無力勾挽，甘拜下風，料敵不過其人，於是以錢銀奉上。出師不利，劉與妻子在鄉間開酒舖，度其餘生，一天少年又與眾兄弟同來喝酒，把千金奉還。（卷3, 56）

程元玉路遇強盜，得韋十一娘弟子青霞接待，往雲崗小庵小住。（卷4, 68）

蘇州王生，父母雙亡，楊氏養為己子，成長後，楊氏出資做生意，首先在京口黃天蕩遇賊，銀兩全被搶光；回家一月餘，楊氏又叫他去揚州賣布，回程時又遇先前在黃天蕩的劫匪，空手而回。過了一陣子，楊氏又出資，叫王生去做賣買，王生求神問卜，接連都是下卦，唯有南京的是上上卦；王生結果還是遇到同一幫強人，

³⁵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0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36.

王生求死，大王可憐他的不幸，把得來的一船苧麻送他，回到家裡，才發現內裡藏有白金，約五千餘兩，商人以這一方法防盜，不想王生卻因此飛來橫財，自此事事順境，成為巨商（卷8，123-27）。

蘇州陳大郎家道中等，經營雜貨店舖，一日有大鬍子走過，大郎好奇，以酒內招待，大鬍子原來是巨盜的首領，後來岳母有病，妻舅前往省視，竟失所蹤，大郎為求神靈指引，到普陀寺進香，觀音菩薩夢中口授四句詩，似乎說有望與親人重逢，不禁大喜。歸途坐船遇巨風，飄到一海島，有數百小嘍囉來搶，大郎因此見到在那裡做大王的大鬍子，得到厚待，又與妻子和小舅相認，原來二人碰上強盜，也到了島上，大鬍子記得一飯之恩，待二人若上賓，還備厚禮，把三人送還。（卷8，128-35）值得一提的是，卷4和卷8，是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12篇俠盜小說中的兩篇³⁶。

（二）謝小娥報父仇

謝小娥本巨商之女，與父母以船舶為家，往來吳楚之間，一日經鄱陽湖，遇江洋大盜，親人盡被殺，珠寶搶劫一空，小娥為漁翁所救，投建業為妙果寺暫住，一天晚上父親託夢，說仇人乃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」又夢丈夫說仇人乃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」以上二謎為判官李公佐所破解，說前者是申蘭，後名申春，小娥立心尋訪，申家時雇傭工，一說便成，小娥在申家發現往日被掠去的錦繡文物，確認不誤，一日趁申蘭酒醉，手起刀落，央人報官，太守對小娥的節行極感讚歎，慕名央媒求聘者，絡繹於途，小娥以家仇已報，辭了親屬，皈依三寶。（卷19，305-20）這個故事的特點是小娥為報父仇，女扮男裝，到事成為止。

（三）徽商慨捐巨款，卻為寺僧劫殺

「僧人殺人越貨的傳聞，在明朝時期應該也是非常普遍的。³⁷」姜建設認為「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徽商形象，正反兩方面角色都有，但正面人物明顯居于多數，徽商中不乏正人君子。」³⁸《拍案驚奇》的一則徽商慨捐巨款重修「觀音

36 紀德君（1966- ），〈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俠盜形象〉，《貴州文史叢刊》3（2006）：22-26。

37 胡以富，〈佛教和《三言二拍》〉，碩士論文，華東師範大學，2008，104。據胡以富說《醒世恒言》卷21，《二刻拍案驚奇》卷21的故事，都屬於這一類云云，並引明許浩（約公元1488年前后在世）《復齋日記》資料為證。

38 姜建設（1959- ），〈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徽商生活與徽商形象〉，《南都學壇》6期（2003）：70-74，引見提要；朱全福（1963- ），〈談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中的徽州商人形象〉，《蘇州科技學院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25.3（2008）：60，提及這一故事。

閣」，好人沒有好報，遭寺僧劫殺，藏屍大缸之中，觀音顯靈，化作美婦，巡江捕盜指揮見有麗人走進佛寺，心想其中或有不法之處，帶了哨兵，下令到酒房去搜。結果破案。（卷24, 397-99）

（四）洛客張生遇盜

牛僧孺（779-847）任伊闕縣尉時，洛客張生往拜謁，途中跌進古墓，不久，賊人不斷把金銀珠寶和死屍掉下去。被盜的人家找到古墓，見張生仍在，遂捉拿送官，牛僧孺與張生善，始免於厄，張生記得盜賊姓名，人贓俱獲。（卷36, 615-17）

4. 姍姍來遲的救援

姍姍來遲的救援，是主人公遇險，或到達死亡的臨界點，其時救命恩人突然出現³⁹，

（一）程元玉遇強盜，得十一娘拯救

程元玉路遇強盜（68），得韋十一娘弟子青霞接待，往雲崗小庵小住。（卷4, 68）

（二）劉德遠拯救夜珠

美女仇夜珠為老道人以妖術挾持，忽然有一天，山上豎起一竿，有秀士劉德遠組織好奇之士爬上去，登高遠望，但見有一洞，婦女十數人，想被挾持的夜珠當在其中，於是派兵馳往救援，原來夜珠一直不從，當晚正要進行強暴，救命恩人後來贏得美人歸，成為仇氏快婿。（卷24, 399-412）

（三）牛僧孺拯救張生

前述牛僧孺任伊闕縣尉時，洛客張生往拜謁，誤墜古墓，不久，賊人不斷把金銀珠寶和死屍掉下去，張生後被捉拿送官，幸得牛僧孺拯救，給他鬆了綁。（卷36, 615-17）

³⁹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48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33.

5. 沉船

什克洛夫斯基說沉船·遇上海盜之所以成為長篇小說的常見情節，是出於藝術技巧上的考量⁴⁰。據李桂奎統計，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以船為場景的故事幾達110篇⁴¹：

這也是一個徽商的故事⁴²。《拍案驚奇》重點寫沉船，是粵西橫州刺史郭七郎赴任的趣聞，原橫州刺史郭翰剛去世，委任狀（告身）轉賣給郭七郎。唐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開始實行兩稅法，稅公分3份，上供（中央）·送使（節度使·觀察使）·留州（留本州自用），刺史是負責收稅的主要官員⁴³，月入過於京官。陳寅恪從白居易詩所記「俸料錢」⁴⁴發現：1）·中唐外官俸料錢與《冊府元龜》、《唐會要》所記差異極大；2）·中晚唐外官薪水豐厚，京官卻極薄；京官因為薪金不足餬口，常請求調任外官；3）·外官中尤以刺史為特別優厚，留州的錢，由刺史運用，正薪變得不足以說明問題。韓愈曾經感慨地說：「其祿足以仁其三族及其朋友故舊。……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。」（卷20〈贈崔復州序〉⁴⁵）因此，郭七郎買到好官。

唐代因王仙芝（?-878）之亂（875-78），需要軍費，朝廷公開賣官⁴⁶，小說中的郭七郎，生不逢時，在江南的家就是遭王仙芝之亂破壞的，母親問為什麼要買官，帶些錢回來比較實際，七郎叫母親不必擔憂，當時做官的都有錢，何止「千萬百萬」（374），這屬實情，應該說刺史負責稅收，又可以使用留州的稅款，油水數不清；中晚唐的稅倉在富庶的江淮，郭七郎買的是廣西的刺史，

40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0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35.

41 李桂奎，〈話本小說時空構架的「江南」特征及其敘事意義〉，《南京師大學報（社會科學版）》1（2008），頁135-141。

42 姜建設 70。張寧，〈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涉商類小說研究〉，碩士論文，北京師範大學，2008，29。裴香玉，〈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商人發家故事及其文化意蘊〉，碩士論文，湘潭大學，2006，17-18；劉海濤，〈《三言》《二拍》中的商賈小說研究述〉，碩士論文，重慶師範大學，2006，36，據劉氏統計，《拍案驚奇》的商賈小說，卷1, 2, 4, 8, 10, 15, 19, 22, 38等9篇。鄒全俊，〈《三言二拍》中商人形象的兩難境遇及創作矛盾〉，碩士論文，東北師範大學，2007，18。

43 李錦綉，《唐代財政史稿》，冊4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7）512。

44 陳寅恪：〈元白詩中俸料錢問題〉，《金明館叢稿二編》（北京：三聯書店，2001）65-80。

45 屈守元·常思春，《韓愈全集校注》（成都：四川大學出版社，1996），冊3 1598。

46 李錦綉，冊5，506。

屬於邊地，自然有差。風過處，巨木把七郎官船打沉（375），失去委任狀（告身），母親受驚而死，唐制，丁母憂需守三年之喪⁴⁷，等於失去到任的機會，最後到船上打工渡日以終。（卷22，366-79）

6. 穿插

穿插是指由一系列故事組成一部作品，作品中的人物不斷地編故事，直到第一篇故事被完全忘記為止。如《一千零一夜》是借一個接一個地講故事的方法，阻緩死刑的執行⁴⁸。這種完全可以稱為印度方法。在《五卷書》（*Panchatantra*）·《嘉言集》（*Hitopadesa*）·《僵屍鬼故事二十五則》（*Vetalpanchavimati*）等作品裡，都可見這種穿插的方法。在這三部古代印度故事集中，人物往往被置在經受極大痛苦，處於生死相接的情況下，卻竟然平心靜氣講述或聆聽各種寓言故事，是為特點⁴⁹。

（一）韋十一娘的獨白

程元玉路遇強盜（68），得韋十一娘弟子青霞接待，往雲崗小庵小住。十二娘應邀講述平生經過，頗為長篇，不過不是在生死關頭：

十一娘沉吟道：「……。妾本長安人，父母貧，……。父亡，獨與母居。又二年，將妾嫁同里鄭氏子，……。鄭子佻達無度，……。因棄了妾，……。伯子不良，把言語調戲我，我正色拒之。一日，潛走到我床上來，我提床頭劍刺之，著了傷走了。……曾有個趙道姑，自幼愛我，他有神術，道我可傳得。因是父母在，不敢自由。而今只索投他去。次日往見道姑，道姑欣然接納。又道：『此地不可居。吾山中有庵，可往往之。』就挈我登一峰顛，較此處還險峻，有一團瓢在上，就住其中，教我法術。（卷8，72）

下半是關於色戒的試煉⁵⁰，全真教引進佛教的戒律，要求道士出家，相信與內丹的修煉有關，劉元普故事，也曾出現「全真先生」（卷20，326），全真教乃王重陽（1112—1170）所創，與「全真先生」的故事卻是宋真宗趙恆（968-1022，997-1022在位）的見聞，原因是全真教大盛於元朝，至把道士喚作「全真先生」，《拍案驚奇》的道士，男女關係也有很自由的：

47 李斌城等，《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98）249-50。

48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8-59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42.

49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情節〉 58-59; Shklovsky, "Plot Construction" 42.

50 陳器文，《中國通俗小說試煉故事探微》，博士論文，香港大學，1998，135-45。

至暮，逕下山去，只留我獨宿，戒我道：『切勿飲酒及淫色。』我想道：『深山之中，那得有此兩事？』口雖答應，心中不然，遂宿在團瓢中床上。至更餘，有一男子逾牆而入，貌絕美。我遽驚起，問他不答，叱他不退。其人直前將擁抱我，我不肯從，其人求益堅。我抽劍欲擊他，他也出劍相刺。他劍甚精利，我方初學，自知不及，只得丟了劍，哀求他道：『妾命薄，久已灰心，何忍亂我？且師有明戒，誓不敢犯。』其人不聽，以劍加我頸，逼要從他。我引頸受之，曰：『要死便死，吾志不可奪！』其人收劍，笑道：『可知子心不變矣！』仔細一看，不是男子，原來是趙道姑，作此試我的。因此道我心堅，盡把術來傳了。我術已成，彼自遠遊，我便居此山中了。」程元玉聽罷，愈加欽重。（卷8，72-73）

與「『高僧美女』與破戒誘引」⁵¹的主題作一對比，這是「女冠帥哥與破戒誘引」的命題。

（二）李參軍的懺悔

李參軍酒量過人，成德軍節度使王武俊子士真，少年驕縱，有命巡行屬郡，太守為討他喜歡，請李參軍作陪，李參軍一見士真，面色大變，原來其人與當年做殺人越貨勾當時，推下山崖致死的少年長得一模一樣，李參軍搶得財物之後，富裕起來，想到自己的作為，實非所宜，於是閉門讀書，及見士真，覺得冤業在前，願引項受刃，以贖前衍。這是後話，士真當年死後投胎王家，冤家路窄，終為前世討回公道，果斬下士真的頭。（卷30，503-11）這個故事倒吻合印度故事的敘事特徵，就是在生命遇危難之際，說出自己的故事。

7. 悲劇的「突轉」

災難忽然到來，無法反抗。亞里士多德（Aristotle，前384-前322）在《詩學》（*Poetics*）曾經詳細研究過悲劇，書中討論了「痛苦」和「恐懼」的效果，並與此相關的「突轉」（*peripeteia*）。

突轉，如前所說，指行動的發展從一個方向轉至相反的方向；我們認為，此種轉變必須符合可然或必然的原則。例如在《俄底蒲斯》一劇裡，信使的到來本想使俄底蒲斯高興並打消他害怕娶母為妻的心理，不料在道出他的身

⁵¹ 葉萌，〈「高僧美女」與破戒誘引——《紅蓮》故事研究〉，碩士論文，廣西師範大學，2004。

世後引出了相反的結果。又如在《倫丘斯》（*Lunkeus*）裡，倫丘斯（*Lunkeus*）被帶去處死，達那俄斯（*Danaos*）跟去執刑，結果，作為前事的結局，後者被殺，前者反而得救⁵²。

（一）老父與原以為已死的女兒相認

前述元時色目人宣徽正要擇婿「帖木兒不花」公子「拜住」為婿故事，可是不久之後，拜住父為臺諫官員所參，下獄，出獄後不久病亡，家人先後因自監獄感染的瘟疫去世，拜住家破人亡，三夫人悔婚，「速哥失里」不同意，自縊於花轎之中。（卷9, 141-48）。

（二）謝小娥報父仇

前述謝小娥故事，謝氏本巨商，以船舶為家，往來吳楚之間，一日經鄱陽湖，遇江洋大盜，親人盡被殺，珠寶搶劫一空，小娥為漁翁所救，一天晚上父親託夢，說仇人乃「車中猴，門東草。」又夢丈夫說仇人乃「禾中走，一日夫。」，謎為判官李公佐所破解，說前者是申蘭，後名申春，小娥終於為父親和丈夫報了仇，皈依三寶。（卷19, 305-20）

（三）徽商慨捐巨款，卻為寺僧劫殺

前述徽商慨捐巨款重修「觀音閣」，卻連夜遭寺僧劫殺。觀音顯靈，終於破案。（卷24, 397-99）

（四）裴習含冤死於獄中

襄陽刺史裴習，年五十餘，有女蘭蓀，儀容絕世，能善待囚犯，故罪人越獄時，感念裴爺之恩，不殺，裴習平素正直，不為京官所喜，朝議以囚犯獨留刺史，實屬可疑，著令押京師受審，死於獄中，女兒準備賣身葬父，事緣劉弘敬（元普）欲納妾，內姪王文用見蘭蓀可人，有玉成姑丈雅意。故事後段轉佳，劉元普後為蘭蓀找到佳婿。（卷20, 332-40）

⁵² 亞里士多德 89。

(五) 徽商郭七郎數度遭天災人禍

鉅賈「郭七郎幾次遭遇天災人禍，不僅失了告身無法赴任，而且「生資都盡」，只好「當硝拿舵」，靠出賣體力維持生計⁵³」。（卷22, 366-79）

8. 設定一個謎（或稱懸疑）

在小說開端設置一個謎，然後逐步解開內幕⁵⁴。艾亨鮑姆（B. M. Eikhenbaum, 1886-1959）說：「短篇小說是個謎語，長篇小說則相當於一種字謎或畫謎。」霍桑（Nathaniel Hawthorne, 1804-64）的《紅字》（*The Scarlet Letter*）就是由一個謎聯繫起來，這部小說的人物只有3個⁵⁵。

(一) 巴爾認為預敘相對地少

巴爾（Mieke Bal）的《敘述學：敘事理論導論》（*Narratology: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*）認為「預敘」（anticipations）是比較少的，又說可「產生緊張的氣氛」，或表示宿命的人生觀⁵⁶，2009年新版仍如是說，但《三言二拍》的預敘卻多得很，大部分都有預敘⁵⁷。

(二) 與逃避預言而形成的「對稱法」和「梯形結構」

什克洛夫斯基論「對稱法」（parallelism, 或譯作平行，筆者案：簡言之，出場人事，必成雙成對。）逃避預言的矛盾屬之⁵⁸，逃避預言所造成的矛盾例如俄狄浦斯

⁵³ 鄔全俊 18。

⁵⁴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秘訣〉 189; Shklovsky, “Mystery Story” 101.

⁵⁵ 艾亨鮑姆（B. M. Eikhenbaum, 1886-1959），〈論散文理論〉（“The Theory of Prose”），《俄蘇形式主義文論選》，茨維坦·托多羅夫（Tzvetan Todorov, 1939-）編選，蔡鴻濱譯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1989）183。

⁵⁶ 巴爾，《敘述學：敘事理論導論》（*Narratology: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*），譚君強譯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3）111，巴爾的英文版第3版，93。

⁵⁷ Mieke Bal, *Narratology: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Narrative*, 3rd (Toronto, Buffalo and London: U of Toronto P, 2009), 93. 作者說第3版有一幅度改動，眾所周知，熱奈特（Gérard Genette, 1930-）的《敘事話語》（*Narrative Discourse*）續篇對巴爾的批評作了回應。

(Oedipus) 的父親為了逃避預言，而作出種種防禦措施，以免噩運自天而降，情節由此而向前發展：故事是這樣的，有神向忒拜 (Thebes) 國王拉伊俄斯 (Laius) 作出警告，說如果讓他的兒子長大成人的話，他的王位和生命都會受到威脅。於是國王委託一個牧人把孩子殺死，但牧人同情孩子，只把他吊在樹上，一位善心的農民把孩子抱回去給主人，主人收養了棄嬰，取名俄狄浦斯。多年後，國王拉伊俄斯與一位隨從在路上碰到一個少年，起了衝突，俄狄浦斯殺死了拉伊俄斯。忒拜國後來發生災禍，俄狄浦斯破了妖怪的謎，拯救了國民，被推舉為王，他娶了自己的母親為王后。不久之後，該地發生了饑荒，神揭示原因，王后於是自殺，俄狄浦斯挖掉雙目，四處流浪，只有他女兒追隨著他，其後莫知所蹤。俄狄浦斯故事的情節是由父及於子，父親因為逃避預言而採取了一些行動，至於弑父也是因為國王拉伊俄斯造成的，因為孩子早被遺棄，彼此不認識而形成大錯。

又由「對稱法」推論「梯形結構」(staircase construction) 的概念，案「梯形結構」可依拾級而登去想像，譬如預言有什麼結果/結局，無論好與壞，都會使情節向前發展，這是編故事的方法。

(三) 《三言二拍》中的讖應與預敘

據梁之〈《三言》、《二拍》中的讖應現象研究〉，「讖應在小說中以不同的類型呈現出來，主要有夢讖、感生、異貌、睡顯、真身、詩讖、謠讖、語讖、碑讖、各類簽詞、亂語，還有一部分占星相地、方士術數等。其中，出現最為頻繁的便是夢讖。⁵⁹《拍案驚奇》的讖應可作以下的分類⁶⁰：

夢讖	〈趙六老漑犢喪殘生張知縣誅嫖成鐵案〉 〈張溜兒熟布迷魂局陸蕙娘立決到頭緣〉 〈大姊魂游完宿願小妹病起續前緣〉 〈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〉 〈喬兌換鬍子宣淫顯報施臥師入定〉 〈華陰道獨逢異客江陵郡三拆仙書〉	6卷
感生	〈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〉	1卷
詩讖題壁	〈唐明皇好道集奇人武惠妃崇禪鬥異法〉	1卷

58 什克洛夫斯基，〈故事和小說的結構〉(“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ort Story and of the Novel”)，《俄國形式主義文論選》，方珊等譯(北京：三聯書店，1989) 12。
Tzvetan Todorov, *The Poetics of Prose*, trans. Richard Howard (Ithaca: Cornell UP, 1977) 260.

59 梁之 4。

60 梁之 45-46。

語讖	〈華陰道獨逢異客江陵郡三拆仙書〉	1卷
銘文碑	〈何道士因術成奸周經歷因奸破賊〉	1卷
簽詞占語	〈感神媒張德容遇虎湊吉日裴越客乘龍〉 〈占家財狠婚妒侄延親脈孝女藏兒〉 〈轉運漢遇巧洞庭紅波斯胡指破髦龍殼〉 〈烏將軍一飯必酬陳大郎三人重會〉 〈袁尚寶相術動名卿鄭舍人陰功叨世爵〉 〈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雙生貴子〉	6卷

梁氏「以俄應情節為契機，引發故事的展開」小標題下，又舉例說：「（〈李克讓竟達空函劉元普雙生貴子〉，卷20，323-49），相士看相斷言劉元普本是沒有子嗣，壽在旦夕之人，劉為了廣積陰鷺而益修善事，這便是小說正文要著重敘述的收留落難孤女、扶持故人之子等故事，劉元普的善行導致他的益壽添嗣的結局與截言有所矛盾，實又契合善惡有報的主題思想。⁶¹」筆者案：如果用俄狄蒲斯逃避預言的思維方式去理解，就言之成理，不成為矛盾了。當然預敘不只是讖，還有敘述者走進本文，暴露作意的寫法。

四結論

以什克洛夫斯基的敘述阻延觀點作一分析，《拍案驚奇》是依「阻延」的法則進行書寫的，其中最重要的特點是相認，有很多變化，特別是滴珠故事，因相貌一樣而產生誤認，極具匠心。

⁶¹ 梁之 26。